

宁波好书

张德和的根雕艺术之道

——评《雕根问道：德和谈艺录》

杭 间

根雕大师张德和的《雕根问道：德和谈艺录》日前由西泠印社正式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融合根雕创作实践和艺术理论的专著，“填补了根雕艺术理论上的学术空白”。

张德和是一位优秀的根雕艺术家。我和他相识于很多年前，记得那是德和美美术馆开馆的时候，我与北京一位工艺美术界的前辈前去出席庆典，在宁波象山一座中式风格的建筑里，我第一次见到他的作品。看到根雕艺术被发挥到如此极致，精



心选择的根形、恰到好处地处理、专业水准的雕塑造型，真是惊讶不已。在此以前，我曾对根雕有着深深的误解，认为它不是“艺术”，因为，我深知一件好的根雕取决于艺术家的美学修养，而这些修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艺术家多年系统学习传统文化，方能细细体会“品格”和“品鉴”；并且，这些体会的深浅最终取决于艺术家的才情和天赋——学院艺术家虽具备这些能力，但他们大都屑于从事根雕；民间艺术家则因为早年的经历，艺术知识支离破碎，难以形成整体的把握。因此，真正好的根雕艺术家少之又少。

张德和是难得的个案，这在根雕艺术界很少见。那次见面匆匆，对他为何从草根出身却能成长为具有如此深厚艺术格调的艺术家不甚了了，但是，我内心里已经把他列入一流的雕刻艺术家行列。

五年前我回到杭州，加入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队伍，不出所料，我又见到了他，而且成为同事，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一个艺术家的才华不仅取决于个人的天赋，而且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这话确实是真理。

根雕实际上很难以习惯上的雕刻概念来概括，正如欧美雕塑与中国传统雕塑概念也有很大的不同。根雕的要义，首先不在“雕”也不

在“刻”，而是在动手之前对“形”的深入观察和揣摩。一件好的根雕艺术作品，必须是随物赋形，要根据树根在自然生长中所产生的千变万化的形态，与自己的艺术观念相互参照，形成表现的契合，才能出现初步的构思。为何说“初步”？因为这离一件好的根雕艺术作品的最终完成还远，艺术家在进一步的工作中，还会发现隐藏在树根深处的更多问题。自然之物具有自己的生长秘密，因此，根雕艺术在艺术创作上，跨越了从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至于现代主义的数个阶段。用张德和的话说：“它以其质朴、自然的艺术形式和清新隽永的审美特征，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和自然无为、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的精髓。它通过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似与不似间发现大自然中最原始、最本质的美，继而凭借作者雕而不雕和不雕而雕的巧妙点化加工，将自然美和人工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确实，在根雕艺术创作中，蕴藏着艺术创作的所有因素。

收到张德和的《雕根问道》书稿后，我将它带在身边阅读，读着读着就读进去了。他的语言很朴素，没有丝毫的矫饰和多余的修饰，又如其人。他结合自己的经历，创作中遇到的问题，体悟、经验、教训，娓

娓道来。很多时候，他的“悟道”会跃入更高的层面，结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阐述一个问题。我读他的文字常常吃惊，他让我明白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古谚，这个状元，就是“入道”，就是境界。

《雕根问道》这本书的结构，也是张德和精心考虑过的。分叙事、论理、体道三部分，历史、创作论、思想有机结合。“叙事”之可贵，在于明史，根雕历来在正统的艺术史中不着笔墨，因此勾勒这个艺术门类的发展历程，尤为不易和重要。“叙事”的根雕历史虽简，但条理清楚，客观公允，足够为后来的“论理”奠定基础。“论理”是重点篇章，是他积累数十年的创作体悟，既有宏观更有微观，从立意、经营、巧借、取舍到取材、工具、绘画、禅意等，皆有所涉；“体道”是规律，作者将根雕艺术创作中的体会，上升到艺道、审美、价值与文化之中，许多迁想妙得，已经是艺术理论的大道理了。

近年来有一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许多工艺美术家拿起笔来，写下他们的所做、所思，这些著作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史的学术语言，同时也为这个时代的艺术发展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理论和创作财富。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荐 书

《自行车：自由之轮》



作者	(英) 罗伯特·佩恩
译者	邱宏萍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0月

法语中，对自行车的昵称为“小王后”，这种宠爱恰如《自行车：自由之轮》的作者罗伯特·佩恩对于自行车的感受。罗伯特·佩恩，英国作家、记者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曾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到过五大洲的40多个国家。

本书讲述了作者设计和打造一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的经历。从古老自行车的发源地到现代自行车的诞生地；从“人们唠叨”的发明，到自行车在妇女解放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工程奇迹到切线轮辐车轮，再到环法自行车赛经久不衰的魅力……在活波幽默的奇闻轶事中，罗伯特探索了自行车的文化、社会和历史意义。该书已被翻译成14种文字，列入《泰晤士报》“畅销书前10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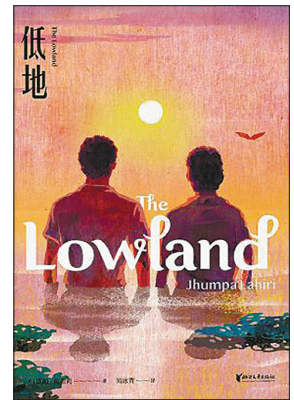
自行车的发明权到底应该归

属于哪个国家？自行车的雏形被称作什么？文学泰斗马克·吐温名列夫·托尔斯泰又有着怎样的学车经历？在书中都可以找到确切答案。本书不仅详细阐述了自行车重要组件诸如车架、转向系统、传动系统、车轮、车座的制造工艺，还由此引申介绍了为自行车的构造和改进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例如被称作“自行车之父”的詹姆斯·斯塔利等。自行车组件的不断改进过程也是人类对安全与舒适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是一部自行车的文化史和技术革新的发展史。

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人们需要一辆精心制作且经久耐用的自行车，这说明自行车这个交通工具在被轻视了半个世纪之后又一次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随着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的关心、对交通问题的思考、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石油价格等种种因素的考虑，自行车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中也将成为可能。

(推荐书友：朱廷嵩)

《低地》



作者	裘帕·拉希莉
译者	吴冰清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19年8月

美国籍印裔作家裘帕·拉希莉的写作之路充满了传奇，她凭借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此后，长篇小说《同名人》《低地》《我在何处》相继问世。她的诸多作品始终关怀着移民群体的生存边界和微妙关系，2013年出版的《低地》便诞生于这样的故事背景下。小说围绕着一个印度移民家庭长达60年的生活轨迹，展现了异乡人的文化撕裂和命运归宿。

裘帕·拉希莉笔下的人生际遇，是《同名人》中一连串“突兀”而无法预料、没有筹划的偶然，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低地》中的角色。哥哥苏巴什性格温和敦厚，他一生按照父母的安排完成自己的人生，可是弟弟乌达安果敢、热血，在他短暂的人生中，革命是他

始终致力的事业。从小，他们就困囿于贫穷的低地中，苏巴什借由成功的学业摆脱了家庭的束缚，来到美国深造。乌达安却永远将生命失落在“低地”中，随着他的死亡，他的父母、妻子彻底地活在阴影中。苏巴什的内心深处，对于弟弟的情感始终是复杂的，他不理解弟弟坚持革命的行为，也不懂在弟弟死后，父母对于自己的态度为何如此冷漠。“妥协”一直是苏巴什前期的性格特征，他深受传统的规约，却在弟弟死后突破了限制，他为了保护弟弟怀孕的妻子高丽，决定和她结婚，并把她带到了美国生活。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责任”成了苏巴什一生的背负，从异地结婚、与高丽分开和养女贝拉渐行渐远，这一切的选择看似是苏巴什主动承担，实则是流放他日后的被动接受。

在《低地》中，拉希莉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显得冷静、克制，在多个限制视角的铺设下，我们仿佛置身于迷宮中，直到最后，才会触碰到事实的全貌。

(推荐书友：赵莹)

《海神的肖像》



作者	盛文强
出版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日期	2019年9月

画的常用色彩，自然流露着古老中国的韵味。

渔民画的构图少有留白，填满满满当当，非常饱满。人物朴拙，如泥塑小人，肢体动作透着憨态的灵活。动物造型夸张，比如，杨素亚的《花色大鱼》，三条大鱼相互盘绕，肥硕丰腴；朱松祥的《大网头》，一张大网撒出去，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鱼蟹纷纷涌入。

大海无情，瞬息万变，临海族群常以绘画祈福辟邪。盛文强在《海神的肖像》里说，渔民画这种民俗绘画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主要分布在舟山群岛。本书就是他到舟山群岛渔民画的考察手记。

画作必然是这部书籍的基本元素，它们分散在字里行间，伴随着叙述和说明而出现。它们出自不同绘者，然而气脉相通，有很多共同的特点，靛蓝是中国民间艺术经常使用的色彩，渔民画画家普遍偏爱这种色彩，或许是因为长居海边，大海给予他们的启示是：“和蜜蜂在一起时，就仿佛和外公在一起”，她要保护这些蜜蜂，因为在她脆弱时，蜜蜂曾保护过她。梅雷迪斯总是以养蜂人的目光去看待所有事物，对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温柔以待，“包括那些会刺痛我的东西”。

盛文强自述，近十年来，他频频往来于舟山群岛列岛之间，做田野考察，整理口述史，搜集民间故事。“渔民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渔船彩绘，以及神像、旗帜、服饰纹样，其中暗含着古越人的精神图腾、失落已久的民间元气。”盛文强一直注重历史文化与民间传说的打捞，本书传达了他的海洋史观和美学理念。

《海神的肖像》不只是海神的肖像，更多体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结网拉绳，远航出海，丰收的喜悦，以及对未知的恐惧。

(推荐书友：林颐)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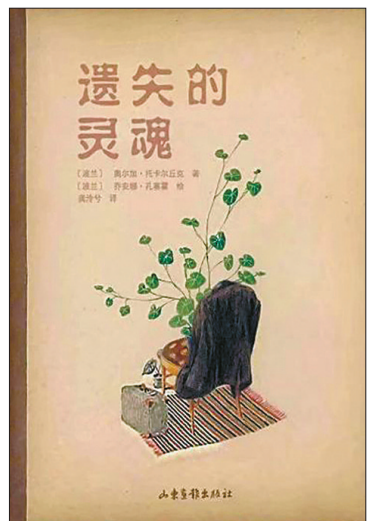
品鉴

灵与肉 快与慢 杂糅与碎片

——由《遗失的灵魂》想到的

谢志强

2019年10月公布的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首部图文并茂的童书《遗失的灵魂》，获得了多项童书奖，现已亮相中国。版权页注明为长篇小说，就字数来算，只能定为短篇小说，1000余字是标准的小小说篇



幅，再加上绘画的页码，才称得上“长篇”的规模。但一篇小小说能装得如此豪华、亮丽，与绘画结合，形成别致的文本，实属难得。我设想，如若选择五篇小小说，配上绘画，以“兵团军”的方式进入童书领域，会是怎样的景象？

好的童书，或称儿童文学，老少皆宜，因为童书也探索成人的主题，比如《小王子》就老少通吃。《遗失的灵魂》探讨的是双重性的问题，关注的是灵与肉，即灵魂与躯体。书中主人公忙碌于世俗的事情，把灵魂远远地丢在身后，于是，他觉得四周空空如也，同时躯壳里也空空荡荡。他被诊断为弄丢了自己的灵魂，唯一的办法就是停下，等待灵魂赶上。其中，作者这样描述他等待的时间——“胡子甚至长到了腰间”，终于灵魂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从此，灵与肉合二为一。

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往里掘进，描写这个人还做了一件事，把手表和行李箱(这两个物件象征着快节奏)埋在后院，过起了慢生活。随后，书中出现了儿童文学的元素：手表里长出了美丽的花朵，仿若铃铛，而行

李箱里生长着一个大南瓜。花朵、南瓜，代表了大自然的慢节奏，是城市快节奏(手表、行李箱)生活的对立面。

托卡尔丘克在这篇1000余字的小小说里，简约、明快地呈现了一个重大的存在境遇，也让我们开始思考，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尤其是在“加快”的现实中，会缺失什么？作者提醒我们，警惕灵与肉的分离，不要沦为行尸走肉。

关于双重性——灵与肉、快与慢的悖论，我也曾写过类似的一篇小小说，归为艾城系列。其中的人物，行动迅疾，躯体总是跑在前面，而灵魂相对滞后。她跑到目的地后，疑惑自己来干什么。返回去询问，方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在现实生活中不乏“没带脑子”或“丢了魂”的人，可归为托卡尔丘克所写的“遗失灵魂”的同类人。看来，这类人还有一定“普遍性”。描述双重性问题的小说有不少，可谓有个强大的小说谱系，比如卡尔维诺的《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而博尔赫斯、史蒂文森尤其擅长表达双重性。

2018年1月30日，我读托卡尔丘克的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

子》，在扉页记下如下点评：杂糅与碎片——当今世界小说的进化标本。我感觉此作像是挣脱或剥离了时间的束缚，以碎片化的形式呈现，由此成为一个永恒的故事。这篇寓言小说，我尤其喜欢其中笼罩、流动、弥漫着的非线性的气息，像是民族记忆的定格。如果换个角度，也可将其视为一系列小小说式的碎片组成的长篇小说。我期待托卡尔丘克的长篇小说《逃亡者》的中译本问世，它由116个短篇构成，也可视为系列小小说组合成的长篇，每篇都独立自主。

在当下，小小说是不是能够采取系列的方式呈现？由此形成长篇小说与小小小说的能量平衡。我甚至猜测，《遗失的灵魂》可能是托卡尔丘克某部已写或将写的长篇小说的一章，因为，我在其长篇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中，已见识过这类小小说式的片段。

我在读长篇小说时，往往像小孩玩积木，忍不住会“拎”出其中一个片段，当成小小小说阅读。托卡尔丘克和卡夫卡的长篇，能轻易地让我“拎”出好多篇，这不失为一种阅读的乐趣。

小蜂巢里的人生大课

——《甜蜜巴士》读后

崔海波

《甜蜜巴士》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也是一本拷问原生家庭的心灵之书。作者梅雷迪斯·梅是美国《旧金山纪事报》的记者，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青少年时代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梅雷迪斯五岁时，父母离异，她和弟弟跟着妈妈搬到了外婆家，从此与父亲很少见面。妈妈性格怪异，每天躺在床上郁郁寡欢，偶尔冲着孩子发脾气。“现实中，我失去了一缕金色光芒。她每天和外公一起养蜂，破旧的巴士成了她获取自然知识以及为人之道的大学堂，一个蜂巢就是一个宇宙，微不足道的小生灵给予她爱与勇气，父母无法教她的人生道理，都藏在六角形的蜂巢里。

梅雷迪斯的外公是她妈妈的后爸，“后外公”非常善良和蔼，他没有自己的亲生子女，“我跟你外婆结

婚时已经40岁了，我从没想过会有孩子，然后你们两个就出现了，我真是太幸运了。”其实，梅雷迪斯和他的弟弟也是幸运的，虽然原生家庭亏待了他们，但外公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意外的惊喜，梅雷迪斯觉得，“我也是有蜂巢的，它就在这儿，在外公的甜蜜巴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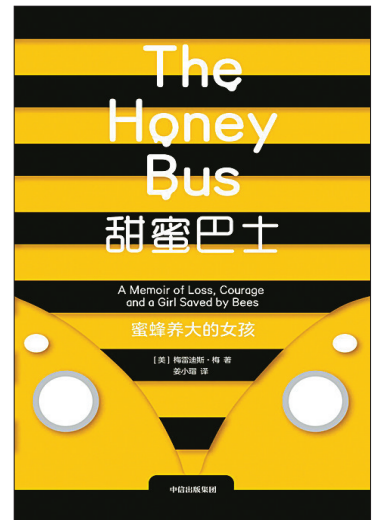
外公教她认识蜂后、守卫蜂、保育蜂、外勤蜂以及它们各自的职责，带她观察蜂后产卵、殡仪蜂处理同伴尸体、工蜂将外出采集的花蜜带回蜂房等。因为梅雷迪斯的外公不在身边，外公非常乐意顶替这个角色。有一回，学校组织“带着老爸爸上学”活动，类似于我们这里的家长会，外公主动提议他可以替梅雷迪斯的外公出场。他穿上最隆重的衣服，大大方方地向其他家长介绍自己的职业是“维修水管，养养蜜蜂而已”，之后，还把家长会开成了幽默风趣的蜜蜂科普课，因此收获不少蜂蜜订单。

某次，妈妈带着梅雷迪斯去见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就是梅雷迪斯的亲外公，还告诉她，养蜂的外公是“后外公”。梅雷迪斯百思不得其解，回来后问养蜂的外公：“‘后’是什么意思？”外公坦然表示：“‘后’不

过就是说，你很幸运，因为你不止一个外公。梅雷迪斯恍然大悟：原来“后”这个字意味着同样的东西你可以拥有两份。外公的这一理论在蜜蜂世界里也得到了佐证，保育工蜂并不是它们所保护的那些幼虫的亲生产父，但它们还是兢兢业业，因为保育工蜂就是为抚育蜂后的后代而生的，它们是父母的替身。蜂巢里没有“亲”和“后”之分，每个蜂群只有一个核心准则：家庭为重。在与外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梅雷迪斯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期待见到我们、喜欢教我们新东西，而且真正在乎我们想法的大人，他在用家长应有的样子爱我们。”

年幼的梅雷迪斯想要“生命里的所有成年人友好相处”，但现实生活让她非常失望：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打架；父母离婚后，爸爸打来的电话被外婆挂掉，写来的信也被外婆扔掉；外婆叫梅雷迪斯写信给爸爸，叫他多寄些钱来；妈妈提起自己的亲生父亲，总是咬牙切齿……作者用一整本书叙述着自己的心路历程：在人生坎坷的时候，蜜蜂是她的守护者。

蜜蜂除了给家庭增加收入之外，也给梅雷迪斯上了一堂又一堂自然与人生的大课：蜜蜂每天都会离开蜂



箱，但它们总会回来，除了想跟家人相守在一起之外，蜜蜂没有其他的心思；人与蜜蜂或者人与人之间，付出和索取应该是相当的；如果蜜蜂们决定在某地生活，那这个决定一定是全体一起做出的，它们会花好几天的时间侦察备选的家，然后通过跳舞的方式进行投票；蜜蜂很民主，它们做调查，共享信息，讨论各种可能性，然后共同作出决定……

外公去世后，梅雷迪斯把他的最后一个蜂箱带走，并说服自己供职的报社老板，让她在楼顶上平台养蜂。“和蜜蜂在一起时，就仿佛和外公在一起”，她要保护这些蜜蜂，因为在她脆弱时，蜜蜂曾保护过她。梅雷迪斯总是以养蜂人的目光去看待所有事物，对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温柔以待，“包括那些会刺痛我的东西”。